

若三国遇见红楼

■ 潇湘

若三国遇上红楼，刀光剑影斩不断脂粉轻裳，智计谋决断不了哀怨新愁；
若三国遇上红楼，巨喝轰鸣下响起幽幽叹息，满目疮痍里闪出如花笑靥；
若三国遇上红楼，英雄的血和美人的泪同染尘埃，志士的心与怨女的情同化风云；
若三国遇上红楼，风云诡滴下勾心斗角与暗潮汹涌里争风吃醋异曲同工；炮火连天里杀伐决断与深闺大院中明争暗斗殊途同归。

（一）

却说这日风清气朗。晨起时分，宝玉便命一小丫头来回黛玉，今日要往外头去，晚间才回。黛玉听之，也不答言。
用过早饭，黛玉在院子里喂了鹦哥，教了它几句诗。便携了花锄与花囊，出潇湘馆去了。紫鹃知她又去葬花，送她出门嘱咐说：“天虽好，到底风大，姑娘早些回来。”黛玉微微点头而去。
黛玉出了门直往沁芳桥边去，但见落花满地。念及那日在梨香院外所听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。”又想起自己往日所吟“花谢花开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”不免又悲切了一番。良久方收敛心神，扫花入囊，携了往花冢而去。
才上了山坡，便听见墙外人声鼎沸，嘈杂异常。黛玉甚疑：这园外少有人行，便是有人，也是悄悄地屏息闭气，何尝有过如此喧闹之声？

黛玉便驻足倚锄而听，但闻喧闹之声渐散，归于寂静。黛玉暗自疑惑：莫不是自己起了幻音？待要找人一问，偏巧近旁并没有一个人。待要离开，又甚觉不甘心。又站了半晌，早已腿酸脚麻，起步将行。突闻园外传来大笑之声，那声音粗鲁响量异常，直如洪钟大吕，又如夏日惊雷，唬得黛玉顿时心惊肉跳，跌坐于地，险些昏了过去。慌乱中又听见隔壁传来声响：“吾三人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；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……”

（二）

却说董卓在殿上不见吕布，疾辞献帝登车回府。径入后堂寻觅不见。寻入后园，正见与貂蝉在凤仪亭下共语，怒拍画戟掷出刺布，被布打落。
卓拾戟再追，出得园门，失了吕布踪迹。却见一女子于不远处草地上蹑手蹑脚而行。
卓停步而望，见一对玉色蝴蝶迎风翩跹，那女子手执扇子，追着欲扑那蝴蝶。卓定睛细看，只见那女子脸若银盘，眼似水杏，容貌丰美，鲜艳妩媚。更兼她疾走扑蝶，娇喘吁吁，香汗淋漓，更是说不出的妩媚风流。
卓早早把追吕布的心思忘却，再念及貂蝉，也觉不及这女子万分之一，便悄悄跟着那女子而去。

那女子随着蝴蝶，直到了池中一亭。董卓抬头而望，见亭上写着三字：滴翠亭。董卓心中甚疑：自己园子中并未有这样一座亭子，就是园旁边，也从未见这样的亭子。
正犹疑间，但见那女子停下了脚步，拿出手绢对着脸面轻轻扇了扇风，露出了半截雪白的手臂。卓更是心移神荡，连手中的戟都拿不稳，“啪”的一声掉落于地。
那女子听见声响，豁然回头，一见董卓，大惊失色，战战兢兢问曰：“你是谁？为何在此？”……

（三）

却说曹安民去了半日方回。谓操曰：“邹氏有言：未闻有女子自赴男子帐前。丞相若有心，向晚自来。若不敢来，强取之，虽死不从。”
操闻言默之，继而笑曰：“甚好！”
至晚，操严装带剑而往邹府。曹安民已命人清出闲杂人等。只留邹氏一人于楼上。
至楼下，操止众人，独自上楼。才推门，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面而来。待展目而望，不觉大惊：那房中珠帘翠幕，罗绮豪奢，说不尽的华丽炫彩。便是许昌操之府邸，也不及十分之一。操趋步向前，内室中摆一紫檀雕花大床，悬朱色纱帐，内卧一女子，貌比西子，双目紧合，嘴角微吐酒气，眉角粉腮有说不尽的动人风情。操心喜难奈，卸甲脱剑，俯身与之相亲。那女子也不睁眼，伸出嫩白的手臂勾住操之颈脖，肤之细腻柔滑，世所未见。是夜，操与之同帐，其情甚欢，其兴甚浓。
比及天明，操起身整衣欲行。那女子闻得声响，仍未睁眼，口内低低言到：“你且小心些。”懒懒伸伸手臂，仍自睡去。操闻此音见此景，心中愈加难舍。乃复趋步于床，执其手问曰：“汝可愿与孤同回许昌？”
那女子闻言，豁然睁眼，顿时花容失色，翻身避往帐之内侧。操心甚疑，然见其之神色，不免又生起怜爱。缓缓而言曰：“且莫怕。汝非邹氏乎？”那女子强定心神，答曰：“妾本姓秦，夫家姓贾。”……

（四）

却说这日妙玉正于堂中打坐，忽听院外响起叩门之声。不多时，便听见“咚”的一声关门之声。妙玉不悦，正要招呼身边的小丫头去问，



作者简介

潇湘，原名何晶。女。80 后。曾为教师，事业干部，现为公务员。好读书，尤好小说，偶尝写作。

只见一嬷嬷已慌忙而来，唬得脸色青黑，满嘴里吐不出一个清楚的字来。
妙玉甚为不悦，喝道：“有何事，能唬得如此慌张？且慢慢回来。”
那嬷嬷仍说不出话，一手扶着门框，另一手直指院外。
妙玉无奈，停了功课，执拂尘起身出门至院中。那嬷嬷却又冲了出来，顶住院门，仍旧说不出话。妙玉喝身边的人拉开，叫人打开院门。一开院门，妙玉却也唬了一跳。但见院外黑压压站了许多人，皆做军士装扮，东倒西歪，俱无神采。为首一人，却与众人大不相同：身長八尺，面如冠玉，纶巾羽扇，身衣道袍。
妙玉强敛心神，问：“你等来我观中，可为何事？”
但见为首一人，长戟而答：“吾乃汉丞相诸葛亮矣。今奉旨南征。昨遇山神，指点吾寻‘万安隐者’，求药泉之神水，解吾军士之毒。吾率军已寻终日未果，今遇仙姑贵观，还祈指点迷津。”言罢又拜。
妙玉答曰：“恕我孤陋。我从未听说过汉丞相，更未听过‘万安隐者’。恐怕不能相助也。”……

（五）

却说丑正三刻，执事太监来启请驾回宫。元春虽满心不舍，却也忍住眼泪，细细叮嘱了一番，上舆回宫去了。一路上念及此次相别，不知几时能再得回来，不免又几次滚下泪来。
待回得凤藻宫门口，太监请下轿来，送进宫内。元春见将近内堂，便吩咐众人且退。因心中哀伤，只留抱琴一人扶着进了内室。
一进内室，却发现与原先大不相同，正与抱琴惊诧，门外已响起了呼喊之声，便有人推门奔跑而进。那些人皆着铠甲带刀，凶神恶煞一般。抱琴握着元春的手直发抖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元春却还强自镇定，喝道：“你等何人？如此闯入官禁，可是要造反了不成？”
那为首一人，望南拱了拱手，正声而道：“吾乃尚书令华歆，奉魏公之命，来拿伏后。伏后何在？”
元春慌答不知。
那华歆便教甲兵打开朱户，寻觅不见；又喝甲士破壁搜寻，从壁中搜出一华服妇人。那华歆便亲手揪住那妇人的发髻，拖曳而出。
那妇人哭着大喊：“望免我一命！”
华歆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汝自与魏公诉去！”便命人将已被发跳足的妇人推拥而出，转而看着元春。
元春吓得脸色发白，泪如雨下，却还是强自辩白道：“我与这妇人本不相识，不知她何时藏于夹壁之中。”
华歆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道：“倒是容色甚美。”
然后吩咐旁边的人：“将这两人看于殿中，等禀过魏公，再做定夺。”……

（六）

却说操破冀州，丕随父在军中，先领随身军，径投袁绍家，下马拔剑而入后堂，闻得偏房中有打骂哭泣之声，丕便停步于门前细听。
但听得一男子喝骂道：“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，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，把你准折了卖给我。好不好，打了这顿，就撵去下房里睡去。”又听得踢打之声，便有女子隐隐低声哭泣。那男子又骂：“别做这小姐样！略说几句就哭丧，倒是哭你爹还是你妈呢！”那女子抽泣之声便越发低了。
丕一脚踹开房门，但见房中坐着一相貌魁梧、体格健壮的男子，正自饮茶。他脚边跪坐着

一身形纤弱的女子，头发衣裳具是凌乱，脸上几根红印，想是才捱了耳光。
那女子听得有人踹门，抬头看了一眼，又连忙低了下去，眼泪仍是不住滚下，却竟是不敢哭出声来。
那女子虽只抬头一瞬，丕却见她腮凝新荔，鼻腻鹅脂，更兼梨花带雨，不禁生起怜爱之心。
丕才一发神，那男子已一手扔了茶碗，站起来喝道：“你是谁？敢闯我孙府？”
那茶碗正倒在女子身侧，那女子不免一惊。丕趋步向前，拖起那女子藏于自己身后。
那孙姓男子气急败坏，口中大骂“淫妇”“贱人”之语，又骂丕，口中喝道：“你胆子不小，敢来勾引我堂堂指挥的妻室！”说着便与丕缠斗起来。
丕虽持刀，却不及这人力气之大，斗了两回，渐渐有无力之感；且丕虽好击剑，却不擅用刀，眼见得要被那男子夺了刀走，不觉心惊。却听“砰”的一声，那男子应声回头，却是那女子举起矮凳砸中了那男子。丕趁势夺刀砍下了那男子的头。
那女子未曾想到如此，吓得蹲到在地，缩做一团。
丕喘着气对女子言：“汝勿忧虑。吾乃曹丞相世子也，可保汝平安。”……

（七）

却说贾母带刘姥姥逛园子，众人在荷叶渚上了棠木舫。凤姐儿立在船头撑船。到了池中，船小人多，凤姐只觉乱晃，忙将篙子递与驾娘，自己蹲身掀帘进船。
才一进船，就发现不见了贾母诸人，只见一六七岁的小男孩坐于舱中，正自啼哭。
凤姐儿多年望儿不得，今见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，甚是可爱，不觉忘了惊疑，走过去将孩子抱于怀中。正自安慰，便听得有人在窗外大叫：“且休开船，容与夫人践行！”
凤姐儿揭开船上窗帘一看，只见岸边一人，浓眉大眼，阔面重颐，手执长枪策马急至。
船上有人大喝：“汝何人？敢当主母。”边喝边叱令立即开船。风顺水急，船行甚快。那男子却沿江边疾追，一直追了十多里地。
凤姐儿搂着那孩子在舱中，不知为何，甚怕那男子追来。眼看船离岸越来越远，凤姐儿才稍觉安心。却听得外面刀兵相接之声，凤姐儿启帘再望，那男子已弃马执枪跳上了一艘渔船，望自己所坐大船追赶。虽有人放箭，皆被那男子以枪拨开。
凤姐儿正看得心紧，那男子已弃枪于舟，手执佩剑一跳登上了大船。凤姐忙将那孩子护于怀中欲躲，那男子已经入得舱中。几名戎装侍婢跟了进来揪控于他，皆被他推倒。他见了凤姐儿，也不打话，便一把夺走了凤姐怀孩子。
凤姐踉跄跟着他出了舱门，却见船侧多出十余条船来。一豹头环眼、燕颌虎须的黑脸汉子登上船来，举剑便砍倒了自己船上的一名男子。凤姐儿哪里还敢上前抢夺孩子。
那两男子商议了几句，黑脸汉子便回头对她言道：“你且告诉主母，俺哥哥大汉皇叔，也不辱没了她。若思哥哥恩义，早早回来。”说完抱了孩子，两人一同回他船上去了……

（八）

话说熙凤死去，巧姐儿哭得死去活来，又受了舅舅王仁的气，越发哭得哽噎难鸣。至晚间回到房子，衣裳也没脱，倒下又哭，直哭得睡了过去。

刚睡得迷迷糊糊，却被一阵颠簸摇醒，睁开眼，满目漆黑一片。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和哒哒的马蹄之声。
巧姐还未回过神，便听见突起鼓点声，有人大叫“休走！”声音之响，犹如振天。接着四面响起呐喊之声，显见得已有千军万马疾驰而来，又听得四处响起刀兵相接之声。
巧姐惊得魂飞魄散，欲要大叫，却被前仰后翻折腾得无力发声。才惊觉自己四肢皆被缠住，正缚在一大汉背上。那大汉骑在马上，于乱军中来回冲突。有几回眼见刀剑迎面而下，皆被那大汉闪开或拨开。有人似是中了刀枪，悲号不断。更有几滴热血，溅到巧姐儿额上。虽然心胆俱裂，巧姐偏偏闻到了那血腥之味，加之颠簸，更是恶心难忍，想要呕吐，却又吐不出来。
如此不知过了多久，巧姐听得刀剑之声渐歇，背后远远传来喊声：“不要走了吕布！”想来这大汉已突破重围。
巧姐儿还未呼吸顺畅，那大汉已翻身下马，进了一所大院。左右有人上来，解下背上所缚巧姐。巧姐手脚俱软，那大汉便伸手将他抱于臂弯。巧姐于惊惶中抬头，只见那大汉长得甚为长大，满脸英气逼人。
一行人提了灯笼引一美艳妇人过来，自那大汉手扶过巧姐，连声呼喊：“我的儿，我的儿，可受苦了。”
巧姐儿隐约见她有熙凤的样子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……

（九）

却说湘云被多罚了两杯酒，出来纳凉避静，在山子后头僻静地方的一块青石板凳上坐下了下，越发觉着娇弱不胜，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了，不觉就睡过去了。
许久方扶着头醒来，满脸脸衣襟上都是红香散乱。正觉得头疼难安，懒懒地不想起身，猛见得一女子提着剑疾步闯了过来，也未留意到她，站在一棵树下，便举剑往脖子上抹去。
湘云顿时酒意全消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起步上前，劈手便将那女子手中的剑夺了过来。
那女子不料得园中有人，一时惊异，呆呆地不动，也不言语。
湘云见那女子不过二十出头，生得甚为美貌。便扔了剑在地上，拖着她一同坐到石凳上。缓缓而言：“人生多不易，你如此年轻，为何要这样想不开？”
那女子眼中掉下泪来，道：“吾乃丹阳太守孙翊之妻。先夫不慎，为部将妨蔑，戴员所害。那妨蔑见我貌美，定会迫我从他。吾誓死不从。若得来日受辱，不若今日自裁，以全清白，以报先夫。”
湘云听后，不觉慨然而言：“奸贼如此行恶，你该尽力诛贼为夫报仇，如何能这样自寻短见？岂不是便宜了贼人！”
那女子默然道：“你所言有理。只是我一介弱质女流，那两人为督将、郡丞，不仅武功高强，手下又有兵士，我如何报仇？”
湘云想了一想，问道：“除了这两人，你夫君可有忠义可信的部下？”
“有！”那女子回答道，“先夫在时，常言旧将孙高、傅婴忠义。当可信之。”
湘云一听，神色俱扬，靠在那女子的耳边说：“那两个贼人若是想强占于你，你便假意答应；但要等过些时日，折吉时相从。等到那日，悄悄把这两人找来，藏于密室之内……”

（十）

却说李纨正给贾兰改诗，一个丫头冒冒失

失进来回说林姑娘不好，请她快去。李纨吓了一大跳，一头哭着，一头往潇湘馆走。一路上又是伤感，又是叹息。

进了院子，却听得寂然无声。不觉得起忙来，慌慌张张推门进去，却还是不见一人，只得得内室里“噤当”一声响动。李纨忙转入内堂，只见一人，正悬于梁间绳索之上。
李纨慌忙叫人，并无人应声。只得三步两步赶上上前，使出全身力气抱住将那人双腿，幸而那人身量不高，又不甚沉重，但也费了好大劲，才将那人从绳索上弄了下来，两人都跌坐在地上。
李纨细看那人，是位年将花甲的老妇人。眉宇之间，颇有知书识礼之样。
那老妇人缓过气来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何救我？”
李纨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便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何如此想不开，要寻短见？”
老妇人叹道：“吾乃颍川人，先夫姓徐，早丧多年。”
李纨闻言，叹道：“原来老夫人也与我一样，是苦命之人。”
那老妇人一听此语，有些惊异，问道：“你可有子？”
李纨点点头，道：“有一子，今年已经十岁。”说着又补了一句：“倒是还肯读书。”
那老妇人点头叹道：“甚好。我有两子。次子康，前已新亡。长子庶，早年好剑习武，后折节向学，遍访名师，颇有所得。”
李纨听后才便说：“如此甚好呀！我那兰儿若他日有成，我死也甘心了。”
老妇人摇着头，痛心而道：“吾儿本已得事刘豫州，幸得其主；谁知国贼曹操，以伪书赚他弃明投暗。他沾污祖宗，自取恶名，我无面目见他，才想着自尽身亡。”
李纨劝道：“老夫人实在不必如此。事已至此，只要责令令郎，不为贼人出谋划策便是。”
“唉！”老妇人叹道，“我若在，曹贼以我为挟，我儿不敢不为曹贼为谋；若我亡，则我儿可不为曹贼尽心，才可保我儿忠义之名……”

（十一）

却说探春睡下，想着今晚这抄检之事，心中又痛又恼，辗转难安。又思自己打了王善保家的，虽不至被打回去，可不知那些小人要编排自己多少闲话，到底无趣。一夜思绪难宁，至四更天才朦胧睡去。
及至醒来，天已大亮。匆忙下床准备洗漱，却不见侍书、翠墨等人。探春心中疑惑，打开内室的门，才欲唤人，却见一女子奋力举头往柱子上撞去。
探春急忙扑过去，一把抱住，喝到：“大清早的，这是做什么？”
那女子抬首看了她一眼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如何在我府中？”
探春也糊涂之极，反问道：“你又是何人？好端端的，为何寻死？——只有朝廷治罪砍头的，哪有自己寻死的理？”
那女子慨然而言：“人之生死，可轻可重。我今日之死，为夫妻大义，实在值得。”
探春听她谈吐不凡，不觉心生敬意，便道：“你且说说，为了什么大义？——若真是非死不可，我便不阻拦。”
那女子叹道：“我乃北地王刘缇之妻崔氏也。吾夫为陛下第五子。今魏兵军临城下，满朝文武皆议当降。陛下听信腐儒之言，明日将出降。吾夫不忍见社稷从此殒灭，欲先死以见先王于地下。——窃以为得其死矣！吾欲先死，以全夫妻大义矣！”
探春听她如此说，也不知该如何劝谏，只是紧紧拉着她的衣袖……

（十二）

却说关公为东吴所害，一魂不散，依旧骑着赤兔马，提着青龙剑，带了白面将军关平，黑脸虬髯之周仓，终日荡荡悠悠。
这日，三人直至荆门当阳县玉泉山上。关公心有不平，大呼：“还我头来！”
但见山上庵中走出一道姑打扮的女子，以手中麈尾击关公之背。关公英魂顿悟，下马乘风落于庵前，叉手问曰：“仙姑何人？愿求法号。”
那女子才不过十余岁，形容尚小，身段脸庞却自有一股不凡气度。低头为礼曰：“吾之法号，不足为听。吾奉先师之命，于此地候将军久矣。”
关公甚异：“尊师何人？候我作甚？”
那女子道：“吾师普净，曾于汜水关前镇国寺中与君侯相会。君侯可否记得？”
关公拱手曰：“向蒙尊师相救，铭感不忘。今还求清悔，指点明津。”
女子曰：“尊师有言：昔非今是，一切休论；后果前因，彼此不爽。君侯今为吕蒙所害，大呼‘还我头来’，然则颜良、文丑、五关六将等众人指头，又将向谁索耶？”
关公恍然大悟，稽首皈依，再拜曰：“再请仙姑法号。”
女子含笑叹曰：“我本生于昌明隆盛之邦、花柳繁华之地，长于诗礼簪缨之族、温富富贵之家。后家道中落，大厦倾颓，流落山野。幸得先师指点，遁入空门，实属有缘。今日能与君侯一见，代先师与君侯一晤，也属有缘。君侯又何必执念吾之法号……”